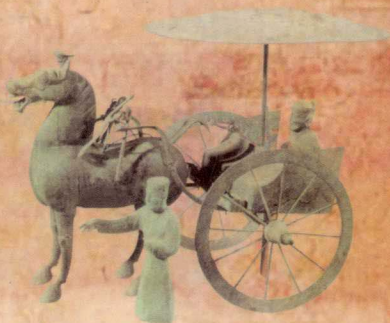


UDIANXINXUEJINGZHU

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呻吟语



3

远方出版社

1105872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

呻吟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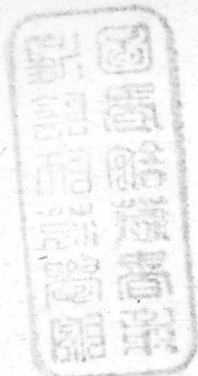
主 编：王玉芬



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 1105872

远方出版社

1102875



善本学文典古国中

新 创 中

卷五王：榮 主

主 编：王玉芬

责 编：胡丽娟

出版发行：远方出版社

地 址：呼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印 刷：北京市施园印刷厂

开 本：850×1168 1/32

字 数：3800 千字

印 张：126

标准书号：ISBN 7-80595-682-0/I·267

印 次：2006 年 8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3000 册

定 价：604.80 元(全 36 册)

前言

中国古代文典经籍，上起殷周之际，下迄清季近代，其渊源之流长，数量之浩繁，意蕴之深远，文思之博奥，即使在世界文明的长河中，也堪称璀璨夺目、无与伦比，成为中华民族最为绮丽辉煌的精蕴所在。而在这浩瀚无涯的文洋典海之中，那些彪炳史册，传之千载，却终未湮没于滚滚东逝之水的瑰文琼典、名著名篇，更是博大精深，流光远播。

然而，面对浩如烟海的文典经籍和悠长久远的传统文化，如何探幽寻径，进而登堂入室，受惠得益，却终究成为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。人生有涯而知无涯，如若疏于识辨，不加慎择，势必如同河海空泛叶舟，甚至难取皮毛。若非择其精要者而观瞻体味，便很难有“一日看尽长安花”的畅意淋漓。

为了使广大读者能够一览中国古典名著的神韵，本书从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选出部分经典之作，这些作品代表了不同时代各个领域的最高水平。如《诗经》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，可以“兴”、可以“观”、可以“群”、可以“怨”，开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之先河，质朴平实，生动鲜活，文辞优美，蔚为壮观；《天工开物》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历史中重大的科技成就，是我国科技史上有关农业和手工业的百科全书式的重要文献；《梦溪笔谈》是我国北宋大科学家沈括的传世著作，遍及天文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地学、生

物以及冶金、机械、营造、造纸技术等各个方面,内容十分广泛、丰富,是中国科学史的重要著作。《梦溪笔谈》中所记述的许多科学成就均达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。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称《梦溪笔谈》是“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”;《孙子兵法》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理论著作,也是中国古籍在世界影响最大、最为广泛的著作之一,它缜密的军事、哲学思想体系,深远的哲理、变化无穷的战略战术,常读常新的探讨韵味,在世界军事思想领域也拥有广泛的影响,享有极高的声誉……。总之,这些作品都是经过大浪淘沙,在历史长河中流传下来的不朽杰作。勾画出中国古典名著大致轮廓,令读者尽睹古典名著之神韵。

在整理和编撰过程中,编委们无不倾心力,披沙拣金、精心采撷,然古籍浩瀚如海,难免会有所遗漏,有失偏颇。如有不足或错漏之处,望广大读者不吝指正。

编者

2006年8月



目

录

修身 (1)

治道 (52)



吕坤(1536—1618)明河南宁陵人,字叔简,号心吾,一作新吾。万历进士。历官山西巡抚,刑部左、右侍郎。曾上疏陈天下安危,不报,遂称病辞官。里居二十年,专事著述。抨击道学,自称非道学、非仙学、非释学、非老庄申韩之学,“我只是我”,建立事功才是真学问。著有《实政录》、《四礼疑》、《呻吟语》等。

修身

天地四方是自我的天地四方,哪个是身外他人?自我是天地四方的自我,哪个是身内的自我?

世上没有彻底的完美无瑕,即便做出正天地之位、抚育万物之生的功绩,也是天性中应该尽的义务。现在的人们只要做出一点善行义举,就露出矜持自大的神色,好像世上的人都悖谬至极似的,我觉得那样的人太可耻了,说到如何完美无瑕,这是后代的贤人、学者过分赞美的过错,其实过分好便是不好。

率直真挚的人没有内心的谬误,只有因说话浮躁、举止轻率所犯的过失;谨慎周密的人没有言谈上的过失,但是仍难免过于深沉多虑的牵累。心境像青天白日那样光明透彻,言行像走过薄冰悬崖那样谨慎小心,这难道不正是君子的美德吗?



沉静是最美好的品质，潜心思虑而不放任。现在的人们独自没有事情可做，感到无聊寂寞，一旦因事遇到别人，便信口胡说，这就是清狂的表现，也不能养成好的品德。

应该尽力去克服身上的缺点，而无瑕去指责别人的过失。如果整天只是对别人指三道四，一定是修养肤浅，自我控制能力很差的缘故。

在遇到大事、难事的关头，才能看出一个人的担负能力；在逆境、顺境当中，才能看出一个人的胸怀度量；在喜悦、愠怒的时候，才能看出一个人的涵养；在群行、群止的时刻，才能看出一个人的见识。

身体行止由心脑担当，家庭事务由主人担当，郡邑治理由守令担当，边疆守卫由将帅担当，官员配制由宰相担当，天下责任由天子担当，道德风尚由圣人担当。因此对于世上几件大事，学者要挺身而出挑起重担，不可畏避谦让，也不要与他人计较自己的行止。

作人最怕的是像沉睡的人，刚刚被叫醒的时候睁开眼睛似乎清醒过来，然而马上又陷入沉困之中，毕竟是睡梦中的人。只有在清晨漱洗之后，精神感到清爽，精力充沛，这才是真正的醒悟过来。

人生要是有余的气力，就会有受益的地方。把话毫无保留地说尽，把事毫无保留地干完，这样做是薄命的人。

心境清旷的人是不用借助外界环境抒发襟怀，品德高尚的人是不会被世俗偏见污染自己的性情。



官吏不应该贪财，男子不应该做贼，女子不应该失去贞操，这样才达到了作人最基本的条件。如果连这些都做不到，那么别的也就无从谈起了。

刚刚具备一点公正的气质，言行举止就骄纵自大，这是很危险的。

在大家一起谈论学问和道德的时候，并不能知道各自心里隐藏着什么念头；在大庭广众之下勤勤恳恳，并不能知道各自在背地里干了些什么事。然而强盗柳下跖并不是大盗，他只盗利，而不去盗名誉。世上的大盗，最大的是既盗名誉也盗财利。

圆通的人，没有诡诈奸随的样子；精细的人，没有苛刻疑察的心思；正派的人，没有乖戾机巧的过失；沉默的人，没有阴险狡猾的计谋；诚实的人，没有愚昧鲁钝的牵累；光明的人，没有浅薄发露的毛病；直爽的人，没有任情恣意的偏见；能把握的人，没有顽冥拘泥的痕迹；敏捷的人，没有轻薄虚浮的态度。这才是才华全面。有所偏长而随时纠正其偏长所具有的短处，这就是善于学习。

没有任何作为的人，滥竽充数，名为游手好闲；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人，鱼目混珠，名为无可无不可。圣人对如此道德沦丧之人深恶痛绝。

古代的民众，安居而乐业，勤勉努力，行为检点，白天做过的事情，到了晚上便进行反思，然后再考虑明天要干的事情。君子时刻修养道德，民众时刻经营自己的产业，日积月累，清晨即起而黄昏即息，不敢有一点懒惰的行为；由于自给自足，讲究道德，身体健康，也就没有什么灾祸发生。现在就不一样了，有数百亩田地的人



家不自己去耕种,受到任命的官员也不恪尽职守,整日信口雌黄,谈笑游荡,沉醉于视听的玩乐,纵情于嬉闹的享乐;身上穿绸着缎,嘴里吃着珍馐佳肴,意志消沉,整天昏昏懵懵地不知道都干了些什么,又骄奢淫侈,挥金如土,荒废正业而过着寄生的生活,白白消耗了大好年华,浪费了每天的费用。唉!这样的人也叫做人,根本没有想到接踵而来的便是艰难困苦。

世上的人们,在形容别人过失的时候,总是把别人说成像强盗柳下跖那样,而包庇自己的时候,却总是把自己打扮成帝尧、帝舜那样。岂不知这样做反而显得别人像帝尧、帝舜,而自己却更像强盗柳下跖了。

孟子对于村俚的人们自高自大,觉得他们很可卑。现在村俚之人自高自大的不多了,也知道爱惜名誉恪守节操,这叫做自尊自爱。

年轻人的性情,应该收敛而不应该豪放纵畅,这样就可以恪守道德;老年人的性情,应该豪放纵畅而不应该郁闷内向,这样就有利于长寿。

广博地依从不如有选择依从,有选择的依从不如没有什么可以依从。没有依从的人,就是依从客观规律。依从客观规律,就会有独到的见识,虽然独自在天地之间也不会感到孤独,众人的诋毁或赞誉都不能动摇自己的信念,这样才称得上真正的大丈夫。

在坐的人都在谈笑之间而唯独自己态度严肃,在坐的人都在悲痛当中而唯独自己喜形于色,这就是乖戾,对自己、对别人都没有好处。



精明是非常必要的，但是必须将其隐藏在浑厚当中。古往今来遇到灾祸的，十有八九是精明的人，很少有浑厚的人碰到灾祸。现在的人唯恐自己精明得不够，其实这样才真是愚蠢呢。

只要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，就应该义无反顾地积极实行。因为听到诋毁讥讽而沮丧泄气，是非常没有主见的表现，这种人不能够担当天下的重任。

以小的屈服忍耐来换得大的成功发展，圣人和贤人是不那样去做的。真理往往是在大功告成以后才能被众人认识到，就像守门打更的小吏一样，自然有不可取消的道理。松柏天生就会长成直挺的树干，正人君子简朴自居就具有端正的性格。如果是因自己在地位低下的时候遇到难事，试图以韬光忍耻来换得以后的飞黄腾达，然后再恢复正道，这样不但成为了两面人，即使在当官以后，又再次改变了人格。然而在实际当中，怎么能知道到了那个时候能否再恢复正道呢？

让别人占有才能和技艺的名声，不去与别人争强斗胜；但是在纲纪常规方面，则一定要发愤努力，不能落在别人的后面。

在众人当中作一个孤癖乖戾的人，是不可取的。孔子说：“群而不党。”合群是很重要的，只有到了必须坚持原则之时才应该“不党”（不同流合污）。这样，对群体没有害处，才体现出自己的主见和涵养。

现在的人批评君子喜好名誉，岂不知名誉是不能不加以重视的。施给别人钱财的人，实际上是破费钱财；教导别人从善的人，



实际上是劳心；臣子为尽忠而死，儿子为孝顺而死，妇女为贞节而死，实际上是杀身成仁；一无所取，也就一无所得。是不是应该尽力去珍视好的名誉呢？即使真地喜好名誉，也要为的是真理。那些不喜好名誉的人，究竟是帝舜呢？还是柳下跖呢？如果是帝舜，那么就意味着他更加喜好自己的美名；如果是柳下跖，那么他不喜好的是美名，而喜好的是恶名。愚昧的世俗之人以喜好名誉来讥讽君子，而君子也不愿落个喜好名誉的嘲笑，这种想法是非常有害的，所以不得不加以辨别。凡是正人君子，都要有自己的主见，千万不要为世俗絮絮叨叨的非议所动摇。

放宽自己的心胸，容纳天下的万物；谦虚谨慎，接受天下所有的仁善；平心静气，分析天下的万事；潜心研究，纵观天下的事理；坚定自己的信念，适应天下的变化。

古代的民众，高尚的人治理一邑就担负一邑的责任重担，治理一郡就担任一郡的责任重担，治理天下就担负天下的责任重担。朝夕考虑事情，日夜忙于业务，即使一件东西丢了也坐不稳，一件事情搞错了也寝食不安。局限于才华的人力求尽到我的心，局限于时势的人满足于自己的本分。无愧于君王的托附和民众的仰望，然后才能接受君王之禄，享受民众之奉，泰然而没有感到惭愧的地方，否则享图有虚名而得的俸禄，君子认为这是很可耻的。

受到别人诬陷其奸盗嫂子而不被怀疑，被他人诬陷殴打妇翁而自有明辨，这都是二子的幸运。为什么呢？污蔑其没有做过的事情，没有近似的迹象，就是当时不能分辨，久后也自然会弄清楚的。或许有人会问：“如果二人有嫂子有妇翁，应该加以分辨吗？”这个回答是：“有被嫌疑的地方，怎能不加以分辨呢？”如果分辨以后被否定的，天也会厌烦。天若厌烦，则付之而没有话说，像赠马偿金那一类人，君子对其极为厌恶。所以君子首先清洁自己的灵



魂而不去责备别人,也就不能让世俗来污染自己的灵魂了。

正确听取别人的言论,只有圣人能够做到这一点。以原本就有成见的心理,相传似是而非的话语,加上有可疑之处的事情,在仓促慌乱的时候,怀有隔阂怨恨,即使是父子也会相互引起矛盾,甚至不顾死活,怒目而视,反唇相讥,真是不足称道的!古今国家的灭亡,因为这个原因的占大多数。圣人忘情于没有评论,智者明照于预先知觉,贤者熄寝于没有开始,刚毅的人绝无口语,安忍的人决断于不采取行动。除非这五种方法,没有别的良机妙算了。

荣辱是自己建立的。自己建立的根基牢固,则必然有荣誉随之到来,尽管有可侮辱的地方,人们也不忍心加以侮辱;自己建立的根基不稳,则侮辱也就跟着到来,虽然有可以荣耀的地方,人们却都不屑顾及。所以君子都很珍惜自己所建立起来的荣誉,害怕这些被自己所废弃。

当对方有所抵触的时候不要加以攻击,当对方屈服的时候不要再对其发怒,这是以威严为统治原则的人应当知道的;没有功绩就不要赏赐,本来已经很受重视了就不要再添加恩宠,这是以恩爱为统治原则的人应当知道的。否则就会遭到失败。

称赞别人的美德,自己也会具有一个美德,这样又有什么可以嫉妒的?诋毁别人的过失,自己也会有所过失,那么又为什么要诋毁别人呢?

善于居功的人,把大的功让给别人而不自居;善于居名的人,会避开大的名声而自己不受。



为善的人不一定有福气,做恶的人不一定遭祸殃,对于这一点君子很清楚,但是君子宁可遭灾祸而不肯做恶;忠诚正直的人困蹇,谄媚谄佞的人通达,对于这一点君子也是很清楚的,但是君子宁可遭受困蹇也不会去巧言谄媚。并非这是因为道德上不应该那样,就是自己的心情也不能容许自己。

地位很高,却使贤者忘却其高贵重要,使卑微的人也乐于趋炎奉承,这个人就可想而知了。

作人违背众人的意愿并不难,而难的是违背自己的心愿。能够违背自己的心愿,那么违背众人的意愿又有什么困难的呢?

指责自己过错的人,未必都是没有过错的人。倘若苛刻地要求只有没有过错的人才能够指责自己,那么恐怕一生当中也不会听到别人指责自己的过错。自己应当感到别人指责自己是對自己有益,对方有什么过错难道还不需要斤斤计较吗?

性格恬淡老成的人,而不能通达豁然,就会使人感到干燥,而圆和甘润的人,却不能把握正气,就会使人觉得圆滑。

做人就要尽力达到完善的地步。至于名誉、利禄、地位,却不要都占据了,经常让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,就是有些缺陷也无关系要。这是为什么呢?天下没有自己和他人满意的事情,自己得到了别人必然会失去,自己获得了利益别人必然会受到损害,自己取得了荣誉别人必然会受到耻辱,自己有了美德的名声别人必然会相形见绌而感到惭愧。因此君子贪求道德而谦让名誉,使自己和大家一样,不到处去抛头露面,标榜自己,这样心中自然有无限的乐趣。孔子非常谦虚而常常附合他人,这中间的涵义极为深远。



人明达事理而通晓情由,这是终生难以了解完的,如果懂得了这点,就会无往而不利。

胸中有主见,就不会被纷杂的说法所迷惑;心中有自己的原则,就不会被鄙陋庸俗的见解所阻挠。《诗经》中说:“匪先民是程,匪大猷是经……惟迹言是争。”平生在阅读圣贤的著作时,某件事与之谋合,某件事与之违背,就知道何所适从,知道何所进取。否则,就是嘴上讲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,而心地庸俗卑俚,身上穿着儒家的衣服而干的是鄙夫俗子的勾当。这是对君子危害极大的。

世人喜欢说世上没有了人,这是轻率鲁莽的话。现在暂且不需要挑选人,只是在街头巷尾、人烟稠密之处聚集一百个人而各取所长,每一个人至少都会有一个善良的地方,汇集一百个人的善良之处,就可以成为贤人;第五个人,至少都会有一种见解,汇集一百个人的见解,就可以决策大计。恐怕自己在一百个人当中,未必比每个人都强,所以怎么可以忽视普通民众呢?

学问应该广博,技能应该工巧,很难说不是一种长处,但总的以作人比较,学问和技能只要够用就行了。即使学问像班固、司马迁一样,书法像钟繇、王羲之一样,文章像曹植、刘桢一样,诗词像李白、杜甫一样,到头来都是雕虫小技,最为可贵的是作人的人品高尚。

到了应当开口说话的关头,一句话就有雷霆万钧的力量,却又不过分激昂粗疏,这是言谈的最好方法。除此之外,就是总保持缄默也没有关系。



遵循弊陋的规则就像遵循君王的法制,坚守世间的俗套就像坚守圣贤的经典,以此来侈己自得,避恶听闻正经的论述,这种人太可怜了。那么世间的教化又有什么作用呢?

心要经常操持,身要经常劳动。心愈加以操持就愈精明,身愈加以劳动就愈强壮健康,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太过分。

不适当,就必须停止;既然适当,也不可过分,力求适可而止。这是人们日常必须执着遵循的,一点也不能放松。

正人君子相聚在一起的时候,不是谈论身心性命,就是谈论天下国家;不是谈论物理人情,就谈论风俗世道;不是谈论目前过失,就是谈论平生德业。在游玩远涉的途中,赏花望月蹬时刻,都没有鄙陋庸俗的言语,心境一刻也不能产生邪念,身体一时也不能懒惰。倘若一见面,不是猥亵狎侮,就是信口雌黄;那就与仆人奴隶有什么区别呢?只不过穿着一身学者的衣服而已。

作人应该像神龙一样,能够屈伸变化,自如自如,不应该被势利所束缚。如果被势利羁绊束缚,没有自己的主见,那只过像牛羊一样了。当然,也不能胡乱地变化无常。因此大智大哲都把一切认识得非常透彻,但在外表上既不谈论也不表现出来,只是在心中分析判断,怎么会被玩弄心机的人驾驭得了呢?

钱财、女色、名誉、地位四个方面,是考察人品的关键。在这四个方面仅有小善还不行,不足以论道。自古以来建功立业的人,都在这四个方面兢兢业业地努力,千万不能忽视。

古代的人不说其地位显贵、名分为尊长就没有可以谈论的人,



也没有可以指责的罪过；不说卑幼贪贱的人一无所知，就是有知识也不能当有。然而，地位、名分明确不变的，也不过在道义之外；而以道相成，以心相与，一切却都在道义之外。唉！于是，后代的尊贵要长就没有罪过了。

时刻只是自我反省，得出的念头是人仁之心？还是道德之心？言谈举止公正吗？是不是有私心杂念？自己把自己的人品定出个档次，又有什么可以嘲笑别人的呢？又怎么能喜好别人恭维自己呢？

见到“泰山乔岳以立身”的话，感触很深，怀疑有未言尽的意思，所以借景推出男儿八景：如泰山乔岳的身体，如海阔天空的胸襟，如和风甘雨的态度，如日照月临的目光，如旋转乾坤的手段，如磐石砥柱的主见，如临深履薄的谨慎；如玉洁冰清的气节。以我比此八景则甚感惭愧，因此与同志共同奋发尽力。

请求人恩赐已经不可以，而又请求人恩赐代其转求；曲从私情而接受他人的请求已经不可，又把他人的请求请他人曲从私情接受；在患难的时候请求别人恩赐已经不可，而又以富贵利达来请求他人，这是大丈夫感到最可耻的。

知识、才华、技艺、勇敢的名声，人们都可以相互礼让，唯独道德的名声则妒忌的人却很多。没有知识、才华、技艺、勇敢的名声，人们都可以谦虚，唯独没有道德的名声则许多人都会感到惭愧。君子时刻以道德的实质来修养，以道德的声名来自饰。

自己具备了再要求别人，先检查自己然后再去指责别人，固然是安身立命的原则；自己具备了而不要求别人，自己没有可检查的